

记忆深处

我是奶奶引以自豪的“会写字的人”，多年来却不敢下笔写关于奶奶的故事。我深知，写奶奶经历的苦难岁月，我还不太合格。

1939年，爷爷去世以后，奶奶领着我的父亲和遗腹子我的叔叔，从河北昌黎县安山大田庄的婆家，回到昌黎县晒甲坨铁庄的娘家，开始了艰难的谋生。爷爷虽然过早地撒下他们母子撒手人寰，奶奶却一如既往地念着爷爷的好。每年清明节，她都要带着一双幼子，步行15公里，到大田庄杨家宗祠祭拜，给爷爷的坟头添上一抔新土。

奶奶曾经讲到，1942年的

清明节，她拖着一双小脚，一路艰辛地带着两个孩子，回婆家给丈夫上坟祭祀。刚过下新庄，还没拐上通往大田庄的公路，就听到飞机的嗡嗡声由远而近，奶奶知道那是日本鬼子的飞机。她带着父亲和叔叔不敢走大路，沿着庄稼地里的羊肠小道赶往大田庄，到了爷爷的坟地时已过晌午。在兵荒马乱的年头，给丈夫的荒坟添一抔黄土、扫一扫墓碑，都要冒着生命危险。

1960年，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。那时，父亲已参加工作，他把平时节省下来的橡子面，从秦皇岛寄给乡下的奶奶和叔叔。当时，村子里的大食堂

我的奶奶

一律实行“低标准、瓜菜代”，奶奶把从食堂里打来的清汤伙食，掺上一些橡子面，与正在长身体的叔叔一起聊以充饥。由于长时间吃不到粮食，奶奶浑身浮肿，胀痛的双腿用手指一按，立即现出一个坑儿。从那时起，奶奶罹患了困扰终生的胃病。尽管食不裹腹，奶奶也要带上叔叔，在清明前一路步行，赶回大田庄给爷爷上坟。那次，还没走到下辛庄，奶奶胃部痉挛发作，由于没有食物，只能蜷曲着身子干呕。叔叔心疼母亲，流着泪说：“妈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”奶奶咬咬牙，对叔叔说：“你就是背着我，也要到你爹的坟头烧上一刀纸。”

1963年，我出生以后，奶奶中断了清明给爷爷扫墓的活动。奶奶以她朴素的唯物观认为，杨家有了后人，爷爷的坟头上终于长出了青蒿，她对得起早逝的丈夫了。

1982年，我创作的诗歌《山之情》在秦皇岛市的文学刊物《汪洋》上发表，组稿的责任编辑对我说，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，发表处女作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要我郑重地取一个笔名。我征求奶奶的意见，虽然奶奶大字都不识一个，但她为了让我不忘先祖，给我起了一个大气笔名——大叶杨。

杨晓光/文

朝花夕拾

捋榆钱儿

上世纪50年代，北方农村冬天只能吃大白菜和初冬晾晒的萝卜干。春天到了，农家人总会抢先采些野菜来丰富餐桌，而榆钱儿是诸多野菜中的珍品。

那时，爬树捋榆钱儿是一件快活的事儿。放学了，我提上竹篮子，约几个小伙伴，连蹦带跳地直奔村外的大榆树。农村的女孩子，天生有一点儿“野”，好多都是爬树能手。到了树下，我将事先备好的长麻绳，一头系在腰间，一头拴上竹篮。然后，拖着长绳“蹭蹭蹭”地爬上树，小心地将两脚踩在树枝上，背靠直立的树干，刚站稳便迫不及待地捋一把榆钱儿塞入口中。顿时，满口甜香，沁人心脾。然后，我顺手折几枝，扔给地面翘首以盼的小小孩，他们欢快地抢着。接着，我把篮子提上来，挂在树杈上，把青翠欲滴的榆钱儿装进篮子里，直到篮子满得再也装不下了，才依依不舍地滑下树来。回家的路上，满载而归的喜悦溢于言表。

榆钱儿的吃法很多，最简单的是洗净加作料凉拌或熬粥；拌上白面或玉米面蒸“苦累”，浇上蒜汁，一家人都抢着吃；掺在玉米面里蒸窝头，比净面的好吃多了。

又到了榆钱飘香的春天，那一串串榆钱儿，串起了我儿时难忘的记忆。郭敏英/文

似水流年

1975年，我在本村第二生产队当社员。麦收过后，一场透雨刚刚下过。早饭后我去上工，队长勤林对我说：“今天尚堂大集，你去给队里买豆种吧。”我问：“我自己去吗？”队长说：“你自己去还不行吗？又不是不相信你。”

于是，我骑上自行车，直奔尚堂镇南街的粮食市场，12里路程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因为时间尚早，赶集的人还不太多，很快就谈成交易，买好了40多斤豆种。我看到邻村的姚永泰和张洪武也来给队里买粮食，他们都是生产队干部，我把豆种交给他们看着，上街去办点事。

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有点慌张地告诉我：“这回麻烦了。我们的粮食被市管会扣了，说集体的粮食不准上市交易。”正说着，那个市管员来了。他大声吆喝着，让人们把扣下的粮食弄到市管会去。人们到了市管会后，有人挨个把姓名、村名、队名、粮食品种和大约斤数一一登记，叫散集后去粮站拍卖。

我走出市管会，心里犯了难：队里急等播种，交付自己的这点事儿都办不好，有辱使命，真是不甘心。我漫无目的地到集上瞎逛，突然看见那个市管

买豆种

员在街旁的门洞里，正和邻村的好友刘学堂聊天，我急忙凑上前去，刘学堂忙把我介绍给市管员：“这是我的好朋友郑老师。”市管员说：“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刚才认识就好了。”随后，他装出很为难的样子，说：“你的粮食登记上了，说啥也晚了，只有到粮站拍卖的时候我给个高价吧。”

我离开他们，他那一句“到粮站拍卖”提醒了我：我村的郑元新不是在尚堂粮站吗？找找他或许有解决的办法。

郑元新虽然年轻，但比我还大两个辈分，不过他是我教

学时的学生，因而说话比较随便。我跟他把实际情况说了一遍，他说：“没事儿，我找他。”正说着，看见那个市管员走进了粮站大门。元新喊道：“你过来。”市管员走近以后，元新说：“人家郑家二队买的豆种怎么给扣了？耽误播种，你担得起破坏生产的罪名吗？”那个市管员见此情形，赶忙对我说：“来拍卖的时候，叫元新找个闲仓，把豆种放在里边，等走没了人，你再弄走就行了。”

那一次，我虽然遇到一些挫折，但还是为生产队完好无损地买回了豆种。郑天峰/文



图说往事

一张照片述当年

1983年，我刚刚调入县委宣传部，下村采访、回家总带着相机，遇到什么好的新闻就拍下来。秋天，我家收割谷子时，女儿没处安放，我把女儿带到地头儿，让她把玩谷穗，告诉她这是谷子，有了它就能天天吃小米饭。看见女儿专注的神情，我立即拍下了这张黑白照片。现在，女儿的女儿已上了大学，一直在城里成长的她，就是通过这张照片认识了谷子，知道了小米的生产流程。

陈剑/文并供图



一片仙人掌

1991年8月，我在石家庄平山县古月中学任教，妻子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。我在学校分到住房后，把儿子从老家接到学校，让他到南古月小学读一年级。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。

一天，儿子放学回来，我发现他的腮帮子鼓了起来。找医生诊治，医生说儿子患了腮腺炎，给开了药，但吃了两天，却没有见效。有个老教师告诉我一个偏方：“把仙人掌的刺去掉，研成泥状，涂到腮帮子上，涂几次便好了。”然而，到哪儿弄仙人掌呢？他又告诉我：“孟庆功老师养着仙人掌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要出来。那人可难说话哩！”孟庆功是化学老师，正巧和我同上一个班级的课，我是班主任。虽说暑假开

学后我们才到一起，也没有过多的交往，但我还是想试一试。

我找到孟老师，跟他说明来意，他马上就答应了，说：“行，我给你弄一块仙人掌。”我跟着他进了屋，他从窗台上端下一盆仙人掌。仙人掌仅有3片，他拿起剪刀，毫不犹豫地剪下一片，小心翼翼地递给我，说：“小心别扎着。”我接过来，再三道谢。他说：“治病要紧。仙人掌慢慢就又长出来了。”我把仙人掌带回家，去掉刺儿，捣成泥状，赶紧给儿子涂上了。果然，两天后儿子便痊愈了。

一盆仙人掌，仅有3片，却剪给我一片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忘不了好心的孟老师。曹明法/文